



歌的臂膀熱情

著以遺斯

热 情 的 赞 歌

靳 以 遺 著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1964

热 情 的 赞 歌

著 作 者 斯 以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永嘉路 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 094 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 纸 1/32 印张：11 1/8 插页：2 字数：228,000

1960年5月第1版 1961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3,001—6,000 册（内精装500册）

统一书号：10078 • 1550

定价：(八) 1.10 元

出 版 說 明

本書是靳以同志的遺著，也是他的最后一本集子。凡作者生前沒編過集子的作品，大都收集在這裏面了。其中：有描寫英雄人物先进生产者的特寫，有歌頌新社會抒寫個人感受的散文，有短篇小說，有雜論，更有詩歌。

靳以同志的文章充滿了熱情，跳動着一顆火熱的心，處處表現了他對新社會的無比熱愛，正如巴金同志所說：“他用了那麼熱烈、那麼歡樂的調子，歌頌十年來千千万万无限美好的事物；用了詩一樣的激情的語言抒寫個人深切的感受，歌頌人民的幸福生活。”

序

这是靳以的最后一本集子。他在《江山万里》和《心的歌》編成后写的文章都收在这里了。这本书的編輯工作是罗蓀同志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編輯部的同志們做的。同志們为了表示对于死者的敬爱，在这本集子上花了不少的心血。靳以要是活着見到这本集子，他一定会感謝同志們这种認真負責的态度。

我給这本集子取一个名字：《热情的贊歌》。这五个字是讀者对靳以这些文章的最普遍也最恰当的估价。靳以离开我們已經六十天了。这些日子里我常常接到讀者和朋友的来信、說靳以的逝世是人們的一个大损失，因为他再也不能為我們偉大的时代唱出新的“热情的贊歌”了。的确，靳以倘使能再活几十年，他一定会写下数不尽的更激动人心的詩篇。他的早逝使我們大家失去了一位优美的詩人和一个热情的歌手。

但是他也給我們留下了不少美好的东西，这本集子便是其中之一。关于这些“热情的贊歌”，我曾經在一篇文章里談到我作为讀者的感受和領会：“你用了那么热烈、那么欢乐的調子，歌頌十年来千千万万无限美好的事物；你用了詩一样的激情的語言抒写个人深切的感受，歌唱人民的幸福生活。……我讀你的文章，总觉得仿佛作者从紙上伸出手來，紧紧地拉住

讀者向前飛奔。你把你對新社會的熱愛盡量地放在文章裏面，
你把讀者全當作你的朋友，向他們傾吐你最深的感情。讀你的
文章我接觸到你那顆火熱的心。在你的文章里充滿的是生
命。”

這樣的文章是不會死的，這樣的歌聲是不會消失的，它們
將永遠鼓舞我們前進！

巴 金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目 次

序 · · · · ·	巴 金 III
毛主席来了 · · · · ·	1
楊福林又見到了周总理 · · · · ·	9
老孟泰来到了上海 · · · · ·	25
我在上海遇到了长春汽車厂工人 · · · · ·	36
盛利鼓舞了宋万庆 · · · · ·	48
海上安全航行的旗帜 · · · · ·	52
王小宝 · · · · ·	60
一个心靜手穩的姑娘 · · · · ·	63
三快的郎福妹 · · · · ·	70
一片赤心獻給教育事業 · · · · ·	77
楊富珍的心愿 · · · · ·	82
李素兰——一个懂得真正幸福的紡織女工 · · · · ·	90
跟着老馬轉 · · · · ·	101
· 幸福的日子的开始 · · · · ·	112
在群众面前高声朗誦 · · · · ·	116

江山如此多嬌 ······	121
第一个十年 ······	125
北京的春天 ······	128
上北京 ······	133
上海頌 ······	137
上海的喜報 ······	143
滿堂紅 ······	150
黃浦江的早晨 ······	153
上海——从国际飯店望下來 ······	160
春天在公社里 ······	165
朝阳花开向太阳 ······	171
望長春紅旗飄飄 ······	180
給長春汽車廠的工人 ······	183
我當上了鑲花工 ······	190
欢呼偉大的十月革命四十一周年 ······	193
給烏克蘭作家同志們 ······	196
感謝蘇聯作家們 ······	199
給波里斯·波列伏依同志 ······	205
幸福的會見 ······	209
回憶魯迅先生 ······	219
二十年的願望實現了 ······	225
不是悲傷的時候 ······	229
和振鐸相處的日子 ······	235

小紅和阿藍	241
結婚	254
彻底改造自己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269
打退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进攻	273
迎接一九五八年的春天	279
为工人写大字报	283
是誰破坏了和平?	286
端正閱讀文艺書籍的态度	289
做一个工人阶级出色的青年歌手	292
作家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良好的公民	297
給青年伙伴們	300
战号嘹亮 战鼓齐鳴	305
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308
关于《到佛子岭去》	319
最坚强的英雄 最不平凡的演出	320
看了《保尔·柯察金》	323

附 录

祖国十年頌	327
歌唱上海的春天	330
欢呼鋼鐵的勝利!	334
“七一”獻詩	336
听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和決議	339

給迷失方向的人 · · · · ·	342
欢迎你，英雄人民的领袖，金日成首相 · · · · ·	343
三千里江山是不可分割的 · · · · ·	346

毛主席来了

上海紡織廠的兩扇大門打開了，几輛汽車緩緩地開進來，到了辦公大樓前停下，第一個走下汽車的原來是毛主席。在樓前迎接的黨委何書記和王廠長也都有點不知所措，電話里通知的是中央負責同志，再也想不到是毛主席自己來了。他們趕上前去握着毛主席又大又暖的手，真捨不得放開來；望着那又寬又亮的額頭，心中有多少話一時却不知道該從何說起。費了好大力氣才說出來：“毛主席您好！”多少年來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參加鬥爭，今天還是第一次見到毛主席的面；連自己心里想說的話都說不出來，更不知要怎樣才能表達出全廠五千多工人的熱烈歡迎。隨同前來的上海市委柯書記和善地笑着說：

“聽說你們這裡鳴放得好，毛主席来看看大字報的。”

這句話讓他們在歡樂中摸着邊，他們就在前邊帶路，順着廠內的大道向前走去。

這正是萬里無雲的晴天，陽光溫和地晒下來，照在毛主席淺灰色的人民裝上分外顯得色調柔和；額頭上閃着紅通通的亮光，高大魁梧的身材不可搖擺地向前移動着，就好象天塌了也托得住，山倒了也扛得起來。

下了夜班开过会洗完澡的女工正向厂外走去，远远看到了毛主席，怔了一下，心里想：“多么眼熟的脸呵，好象在哪里见过——”

她们想着，突然间惊喜地叫出来：“呵，是毛主席，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

欢乐的叫喊声响成了一片；她们忘記了一夜的疲劳，年青腿快的早已跑过来，密密匝匝地把毛主席围在中间。一个抱了孩子的妈妈这时把孩子高高举起来，嘴里喃喃不断地說着：“孩子，你好大的福气，才来到世上就看到毛主席了，妈妈活到四十岁，受了三十年的苦，今天才头一眼看到领导咱们翻身过好日子的毛主席！”

毛主席的大手朝这个孩子招了招，小小的孩子就笑出了声，一跳一跳地舞动着手脚。举着孩子的妈妈，忘記两臂的疼痛，眼里涌出来欢喜和感奋的眼泪，她低低地自語着：“让人们看見够多么难为情，这么大的人了，象小孩子遇見亲人一样，动不动就要淌眼泪！”

这时一个女工低低地向她说：“新娘子，你怎么哭起来了？”另外一个女工說：“人高兴也会流泪的，当新娘子上轎的时候，还不是也大哭一場。”

“你们这些鬼东西，这是什么时候，还开玩笑。我的大女儿要是不死，也該做新娘子了，我还算什么新娘子！毛主席在面前，你们还要开我的玩笑。”她是压低嗓子說着的，忍不住自己也笑起来。她用孩子遮着自己，擦干脸上的泪花，随着愈来愈多的人向前移动。

路的两旁都貼滿了大字报，毛主席好象穿行在百花巷里，

簡直來不及看。在老工人們寫的大字報前，毛主席首先停下了脚步，這些受過苦，在敵人鐵掌下生活過工作過，過够了牛馬不如的日子的老工人們，懂得什麼叫解放，深深地認識黨和窮人是血肉相連。他們對那些不知天高地厚，不知道今天的幸福從哪裏來的，忘恩負義、迷失路途的一些人，發出嚴正的指責；對那些別有用心，向黨向人民進攻的分子，發出戰鬥的號角。有人說：“國富民窮”，“農民的生活苦，工人的生活也沒有什麼好”；老工人就要求開辯論會，把大是大非弄清楚。一個青年工人說：“在黃連樹下過生活”，老工人就從頭到尾替他算了一筆帳，算清了他一家三口人，每個人有二十元生活費，自己生病，有勞保，有急用，工會有補助，家里人病了也有一半勞保。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閉起眼睛來獨自在茂盛的大樹下唉聲叹氣。末了是用惋惜的口吻說：“小劉呵，小劉，你要是再不醒悟，個人主義的泥坑就要沒你的頂了！”

毛主席看了，贊許地說：“這才是咱們老工人的本色，擺事實，講道理，該說的就說……”

不遠處有一幅畫，標題是：“天下第一長腿！”那上邊畫了一個女工，穿了一條褲子，有一條褲管無比的長；原來是她抱怨工資少，只能買一條褲腳管，工人就為她畫了這幅畫，讓她自己看到也不象樣，無法回答上邊的問題：“你的褲腳管到底有多長呢？”

毛主席看了這幅畫，對身邊的黨委何書記說：“這幅畫畫得很好，很有意思——”接着又問：“工人們不提你們的意見麼？”

“有，那邊就是，還不斷地在增加。”

“这就好，工人敢提意見就好，如果工人不敢提意見，那問題倒不小。”

大字报上有的說党委書記笑起來讓人怕；有的說厂長臉上冷冰冰沒有一絲笑容也使人怕；还有一張大字报給厂长起了一个外号叫：“王老虎”。毛主席抬起头来望望他們两个人的臉，然后带笑說：“怎么叫你王老虎？”

“工人同志說我凶，說我不愛笑——”

毛主席笑起來說：“这也難歎，笑也使人怕，不笑也使人怕，又笑又不笑又難办。我看还是該笑的笑，不該笑的就不笑，也还得有个分寸。——你們受了批評吃得消么？”

“象这样的批評倒沒有什么，有一些打中了要害的尖銳的批評是引起了思想斗争，有时儿晚上都睡不着覺。”

“睡不着覺就好了，要鍛煉，就要有一两个星期睡不着覺。受到批評的干部怎么样？有沒有抵触情緒？”

“一般的都沒有。大家認識到这是治病救人，有則改之，无則加勉。我們还采取了边整边改的方法，那边还有一栏專門向群众报道改进工作的。工人們看到自己的意見被接受了，心里很高兴，就再写大字报表揚。”

毛主席連声說：“这就好，这就好，这才是工人的性格。”

“工人們也这样說過：‘这样的整风真是好！’”

在百花齐放的园地中，也夹杂了一些鬼鬼祟祟的毒草：一个逃亡地主用假名对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一个潜伏的反革命分子乘机兴风作浪，挑撥离間。群众已經嗅出来气味不对，就在这种大字报周围貼滿了反駁的大字报。毛主席留意地看了这些張大字报，特意提出来：“要注意，这是謾罵我們的党

呵！”

这时走近了饭厅，当早班的工人正在吃中饭，一听說毛主席来了，连碗筷也来不及放，一齐涌到外边来，不住地高声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朝她们挥手，她们跳起来鼓掌，生怕毛主席看不見。

有的兴奋地说：“你看，你看，毛主席到厂里来看我們了，这是一輩子也忘不了的事呵！”

有人在抱怨：“真不巧，咱們值早班，要不就可以跟着毛主席走，多看上几眼。”

有一个工人的意見不同，她說：“毛主席就是來看我們生產來的，我們就該拿出勁头來，好好干上一場，給毛主席來個現場表演，爭取个滿堂紅！”

“对，对，我們快点吃饭，快点进车间，說不定毛主席就要到车间来。”

这么一說，有的就赶着回去，快点吃完饭就赶紧奔车间。这时，毛主席也順路弯到车间前边的甬道去了。

人愈来愈多，甬道却比大路窄了許多。安全技术員楊大全恰巧从车间出来，一眼就看到一群人簇拥着一个高大身材的人緩緩走过来。

“这是誰呢？”他心里想。群众欢乐的呼声惊醒了他，他擦擦眼睛，自言自語地说：“莫不成真是毛主席来了？”

他赶到近前一望，他的眼睛一亮，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股勁头，用从来没有的响亮声音喊出来：“亲爱的毛主席万岁！”这么一个将近六十岁的老工人，竟象小孩子一般欢喜，生怕毛主席看不見，把两只手高高举在头顶上拍着。毛主席向他

招招手，那只温暖的大手好象轻轻地摸在他的心上，他的眼睛一热，泪就止不住淌下来了。他想：“老伴和他受了几十年的罪，到今天也看不上毛主席一眼；金鳳玉鳳这两个孩子，不知道有这份福气沒有，是不是也看得上毛主席？”想到这里，他就想起过去和他一道工作的同志們，他赶着就朝車間里跑，把这个好消息傳进去，讓大家都能来看看毛主席。

楊玉鳳开完了会，正从車間走出来，要到团委去汇报工作；一大群人擋住了她的去路，她的眼尖，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高大的毛主席。她还来不及欢呼，乘人不备低下身子一钻就钻到里边去。毛主席就在她眼前，沒有两三尺远。她的心怦怦跳，仰着臉尽情地望着毛主席。这时候她甚至于不敢大声欢呼，也不敢鼓掌。站在里边的人怕后边的人冲过来，就手拉手的挽起来；爽朗的秋风吹着，臉上却都挂滿了汗珠。玉鳳也覺出自己的臉上有点痒，一直痒到嘴角，象小虫子在爬，伸出舌头舔舔，咸滋滋的。一想到站在毛主席身边，心里就觉得甜蜜蜜的，不知不覺笑出来了。抬头一看，同組又同房，又瘦又小的李阿紅就在身边，她也在无声地笑着。

“阿紅也钻进来了，可真不简单。”玉鳳暗自想着，想不到她平时悶声不响，文文靜靜；到紧要的时候她也有一招。她有多少話想跟她講，可是現在她只好忍着，多望她几眼，代替說不出来的話。

人是愈来愈多了，原来想請毛主席到車間去看看，怕跟进去的人多，影响工作，只好順着人流朝前走。前簇后拥都是人，出了甬道又走上大路，“毛主席万岁”的欢呼象海潮一样地此起彼伏地澎湃着。每个人都觉得热呼呼的，意想不到的幸

福使每个人的臉上都挂着笑。一对老工人夫妻，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事鬧起糾紛来，原是到工会來評理的，一看見毛主席来了，忙不迭地手拉手跑出来。生怕老伴腿脚不方便，下台阶的时候男人还好好地扶了她一把，就赶紧钻到欢乐的人群中去，爭着去欢迎毛主席。

在广大的欢乐的工人当中，毛主席的臉上閃着欢乐的紅光；周圍一張張激动欢快的臉，好象每个人都有千言万語要向毛主席講。“哪里見過这样好的主席，天天在替全国六万万人忙，还抽空到咱們厂里来看看。真是太好了，咱这一輩子算沒有白活，亲眼看到咱們的領路人。”一个老工人兴奋地說。她已經工作了一夜，可是看到毛主席，她就一点也不累了。五十开外的人，就象青年人一样精神勃勃。如果毛主席和她說：“同志，我去看看你操作好么？”那她就能生龙活虎般地跑进車間再連一班。

一个圈子兜过来，毛主席又回到下汽車的地方。本来还預備了休息的地方，生怕人多，休息不成，反倒白白耽誤了時間。毛主席就和全厂的人道別，再一次和何書記王厂長握手上了汽車，毛主席的大手好象在每个人的面前亲切地搖着。

看着汽車开走了，大家还象呆了似地兀自站在那里不肯动，好象等待毛主席再来一次。玉鳳早就紧紧拉住了阿紅的手，两个人欢喜得不知道怎么样才好，連連地又跳又笑，連話也来不及說。

“小紅，小紅，我还是头一回看見你开心得这个样子！”

“我真开心，我真开心……”

李阿紅嘴里不断地重复這句話，她那平时有点蒼白的臉